

雨润樱桃红

沈顺英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品味蒋捷的词句，内心恬淡而丰盈。

水边草深，枝头荫浓。乡下古旧的小院里，几株肥硕的樱桃树，斜倚墙头，筛风弄月。颗颗樱桃鲜红欲滴，晶莹剔透，点缀在繁密的绿叶间，在阳光照耀下，闪着金光。清风袭来，芳香弥漫，纤细的手指轻轻摘下一颗樱桃，放入口中一嚼，鲜美、甜润的果肉顷刻间化作酃酃的汁水，满口酸甜，沁人肺腑。

清代李渔说：“花之最先者梅，果之最先者樱桃。”樱桃先百果而熟，素有百果第一枝的美誉，正如宋代诗人陈与义在《樱桃》诗里所绘：“四月江南黄鸟肥，樱桃满市粲朝晖。赤瑛盘里虽殊遇，何似筠笼相发挥。”

暮春夏初，几场淅沥春雨，桃李杏还如懵懂的青涩小孩时，樱桃却似怀春的少女羞羞答答坠满枝头。成片的樱桃树铺漫开来，飘逸着怡人的香甜。颗颗如珠如璐的樱桃沐浴着阳光，闪耀在绿叶间，像眨着眼睛的小精灵，神气活现地随风摇曳着。

风起时，飘零的花瓣纷纷扬扬，木格窗外铺满了一层薄薄的花瓣，让人浮想翩翩。最赏心悦目的还是初夏的到来，青涩的樱桃在我的注目中日渐长大，由青变黄，次第变红，变得晶莹透亮。这时，樱桃也就成熟了。绿的叶，红的果，有时执书一卷，屏息凝神，窥探那些调皮的鸟雀把红透的樱桃偷食。

细雨缠绵，采摘樱桃时，要连同那长长的果把摘下，如此，樱桃果汁及味道都不会流失，且樱桃存放的时间也就更长久些。成熟的樱桃很娇气，不能下手太重，不然果实破裂，黏稠的果浆沾满了双手。满篮的樱桃从树上摘下，鲜艳欲滴，让人赏心悦目，舒心养眼。

篮子里的樱桃，色泽鲜润，晶莹剔透，红如玛瑙，黄若凝脂，小而圆的颗粒，饱含整个春天的精华。绿深如墨，红胜丹朱，小巧惹人怜爱。若是雨后初霁，一颗红润，粒粒清圆，恰似美人朱唇，令人心生浮世清欢。

樱桃宜白瓷大盘，相得益彰，各逞其色。清水洗净的樱桃，盛在晶亮的玻璃碗里，左看右看，都叫人怦然心动。细细摩挲片刻，忍不住口舌之欲，捏一枚入口，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，爆浆的果汁让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

见过一幅中国画，几颗樱桃，红艳得似要跳出纸页；樱桃下，一素衣女子，仰首而望，唇上一点红，似与樱桃轻吻。樱桃，少女，鲜果，红颜，一组合，便是爱情的印迹，多微妙的感觉。

那一年，我徜徉江南古镇。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樱桃，声音清如山泉，双眸深如清塘。竹篮里的樱桃红晶晶，如襁褓婴儿，粉嫩，静美。纤手弄樱桃，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。

望着那缀满晶莹水珠的玲珑樱桃，想起南唐冯延巳的词句：“惆怅墙东，一树樱桃带雨红。”在古人淡淡的落寞里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别样的美丽，更有精彩绚烂的人生。

我喜欢樱桃，齐白石画中的那种樱桃，让人看一眼能够静下来的那种软红。在这春末夏初，看到樱桃，眼前浮漾红白或青红，想到诗里画里的故园，竟有浓浓的乡愁，自心底蔓延开来。

兰花小记

鱼丽

花鸟市场的一家花店，只经营兰花。在一堆拥挤错落的小店中，清雅宜人。

从一个偏门进去，花香隐幽的，一盆一盆兰花，种在一个个紫砂盆子里，大小小上百株，造型不一。那些兰花，仿佛是用小楷写成，笔迹娟秀。店里有股幽香——兰花的香气是很微妙的，飘在有意无意间，正是“着意闻时不肯香，香在无心处”，所以被称为幽香。香是兰的灵魂。

不是所有的兰草都有香。据说，以长江为界，长江以北有兰无香。是否如此，不得而知。但兰花店里，是够清雅的，人一进去，便会被那长风浩荡的风雅所倾倒。屋里卖兰人，袖着手在那儿，虽然无所事事的神情，却也显得通身是雅。正如文人以书养书，兰人以花养花；兰人与兰的缘分无疑是满的，不仅只是相知与相识。

爱兰之人，无论如何是绕不开山谷老人的。说也奇怪，有一段时间，黄庭坚在微信上露面颇为频繁起来。孙德华老师转发的信息里，有黄庭坚的书法；紧接着，不约而同，又有一友发来黄庭坚为书法大家的论文一帖。细细读完，颇有去寻山谷老人传记来读的冲动。



兰花香
网络图片

南岸北岸

张殿权

葛代市长是刚从省里“空降”到这个市当代市长的。他到任后的第二天，是星期六，他带着驾驶员、秘书去鸿南县乡下“微服私访”。

正值秋种时节，刚刚下过一场好雨，一路上，葛代市长看到田野里处处是农民们施肥播种的身影，很高兴。最后，他来到了鸿南县和鸿北县的界河——鸿河边。看到鸿河北岸的鸿北县，大片大片田野虽然已经犁平整了，但却没有一个人在施肥播种，和河南岸形成很大反差，他非常生气，要求立即通知次日召开全市秋种工作紧急会议。

第二天，在会上，葛代市长点名表扬了鸿南县，同时严厉地批评了鸿北县，说：“前一阶段，我市一直没下雨，秋种工作一直没有大范围展开。前天下了一场透雨，各地都在抢种，可是我在鸿河岸边，却看到鸿北县大片大片的土地上没有一个人！”

葛代市长批评鸿北县时，鸿北县县长一直低着头，最后还做了检讨，表示将立即对秋种工作进行督查，确保秋种工作及时完成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葛代市长带着驾驶员、秘书，又沿着上次的路线去查看田里的出苗情况。当来到鸿河边，他惊讶地看到，鸿南县这边的豆苗并没有北岸鸿北县那边的豆苗长势好！他奇怪地问秘书：“你是本市人，难道一河之隔，土地的差异就那么大吗？”

经过这段日子的相处，秘书对葛代市长的性格、作风已有了很大了解，知道葛代市长是一个说

真话、办实事的领导，就坦诚地说：“葛市长，事实是这样的：河北岸的鸿北县这一大片土地，是一个种粮大户承包的。此前天一直旱，为了赢得时间，增加产量，他提前对土地进行了平整、浇灌。我们那天来查看时，他已经将豆子播种到地里了，只是还没出苗。而鸿南县这边的土地，是农民分散种植的，抗旱浇地要增加成本，他们觉得不划算，就等天降雨。我们那天来时，正好前一天下了大雨，就赶上了他们施肥播种……”

“唉，那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？”葛代市长有些不好意思。他错怪了鸿北县呀！

“我也是前几天才听说的……那天开秋种工作紧急会议，鸿北县县长也不好当场解释，就……”

葛代市长意识到自己犯了主观主义错误，心里很不好受。随后，他就掏出手机，给鸿北县县长打电话认错。葛代市长说：“我要向你道歉，作自我批评。”

鸿北县县长可是第一次接到上级认错的电话，不禁有些手足无措，说：“这、这……”

葛代市长说：“上级领导也不是神，也有犯错误的时候。从这个角度说，犯错误，是不分级别的，上级和下级也是平等的。既然下级犯错误时，必须向上级道歉、检讨，为什么上级犯错误时，不能向下级道歉、检讨呢？”

鸿北县县长听了这话，犹如石破天惊，但想一想，这话说得确实有道理呀！